



戰國策第三

秦

孝公

敘事嚴轉  
筆迅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黜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涖政，有頃，商君告歸，人

轉得簡峻有  
筆力

寒：數語覺  
范：雖多一番  
張皇

轉一句作文  
波

住得新時

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所謂大王之仇讎，蓋指此。集韻：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人始生曰嬰，嬰，曾前也。投之曾前，乳養，故曰嬰。

### 惠文君

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追書也。

奇肆有鋒然  
語多率易才  
甚鍊

戰國策是史記  
正而史記是國  
策夾裏  
說秦如此說六  
國亦如此得無  
套乎

語常策亦常

磊落縱橫中  
具有從特慕  
擬極精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



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  
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  
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  
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  
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  
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  
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  
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  
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

偉一作偽

似詩似銘蔚  
乎有奇  
兩句一韻

秦不用蘇秦而  
霸非閔揣摩不  
乏  
蘇秦只自了蘇  
秦事張儀只自  
了張儀事  
辭繁而策寡

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  
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  
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  
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  
續之寬則兩君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  
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  
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  
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  
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



秦王異人

恣寫困危點一篇之色

贏一作贏

秦一作秦

愧元作歸

形容有態而語不甚精

不寫因頓之

極則後摹得

志處無色

按索隱揣摩節

誼本作揣摩

云讀為摩王劭

鬼谷之二章名

非為一篇也

戰國策

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紙。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

○諷念自好

○憤然

○快然

○昂然

○徒本

○斬然

○然

○然

國策妙于峻潔西漢亦然亦未精

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

戰國策

秦



人 盛元作溢

不有數轉無以寫短赫氣象

矣然而乏裁

忽入叙事漸做收煞

未數句乃一篇結掃處戰國之習俗蘇秦之人品居然見矣

即就蘇秦口吻自嘲自喜作結千古生色

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  
 從風而服使趙太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  
 樅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  
 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  
 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  
 而視傾耳而聽嫫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  
 曰嫫何前倨而後卑也嫫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  
 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實語妙語

文穎曰關東為從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  
 西為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高  
 誘曰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結音吉此  
 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態替濁癭玉反聊留  
 服蒲北反信新兵薄茫反元善也民之類善故  
 稱元元羸纍通滕行纏也躋躋通草履也維機  
 縷也摩燕之摩謂切近過之關塞名也因燕烏  
 集闕以說趙王也抵側擊也純束也樞門牝也  
 棟木為之如樅樅屈木孟也樽  
 控也蓋猶頓銜勒也伉匹也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  
 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  
 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  
 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



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連雞謂繩繫之。喻諭同。告諸侯以不可一之意。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

一本是王以魏地德寡人

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絕秦於楚，使不助楚也。秦之楚者，之之猶往也。言將以厚幣往結楚好。劉辰翁云：多弱，即若字。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蓋二國之遇，將以善齊而絕齊於楚。而楚使在焉，故齊疑之而不與合也。齊魏讎也，好魏，故齊

過於境下脫簡而楚策有其事別本以楚怒下二十字足闕文

不合。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悅。高云。文多不可解。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

者元作留

有猶又二字  
古通用

出臣。秦王乃出之。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散。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本曰萃

小有境

章法

田華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



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今遂不加一本今楚不如此與後章蓋記有詳畧存彼可刪此

王者之者疑衍用兵二字錢劉本無

汲冢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毀也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

知之下曰守一本作也

暢

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殷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尸子云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

且一作且  
甚有調

故字妙

一本人詭下  
有其字

當作與楚乃  
順然楚與亦  
自通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  
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  
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  
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  
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  
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  
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長者長者詈  
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  
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

喻取善

情字補

疊楚字補

改是然以國  
輸楚王亦自  
可通

熟元作孰說文  
生熟字本但作  
孰後人加以以  
別之

此軫一時之  
言也記者自  
寫一半却於  
秦王口中找  
還一半另是  
一格

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  
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詈人也今楚王  
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  
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  
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  
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  
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  
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  
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



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疊忠字補出何以軫為句固有致末二句於上稍不接疑有脫誤然無其大不通或疑古文不拘廢但終不可為法

四語切之不用前後觀副而情事瞭然

國情謂國事之隱者而明臣之楚之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此一事再出著書者所聞駁異也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義渠西戎謁白也燔即焚亦燒也言將火其國以得其地

帛一作伯

商略事執多格言殊不類戰國之文

事情透文氣爽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

張儀長于間  
謀不長于料

戰一本名作兵

西僻之國戎

狄之長二句

張馬皆用之

而意各別

老泉謂秦之憂

在六國蜀最僻

最小最先取楚

最強最後取非

其憂在蜀也取

蜀則楚在掌中

矣白起所以再

戰而燒夷陵也

孔明之定滇南

諸夷而後謀伐

魏即此意

一本西海

孰最活潑

單危字向甚  
隋

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  
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  
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名  
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  
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  
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  
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

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  
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  
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  
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  
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  
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  
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  
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  
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



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魏絕南陽秦使之絕也攻天下之所不欲危下文臣所謂危是也欲字絕句危字自為句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權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

最平易景痛快

無大字新蓋用接大字為奇其實自周易莫大字來

甚憎一作憎甚上憎者下元衍亦字下甚憎上一本無所字

是辭命而縱快不可當法固不窮與起處理合

役元作沒

游辭良是動人

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sup>接好</sup>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比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



無一語不快

事情透

宛盡情貌

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  
 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  
 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  
 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  
 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  
 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  
 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  
 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  
 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

史作閉口

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  
 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  
 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  
 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  
 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  
 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  
 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  
 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  
 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

史記此處有  
閉口相應固



事一云乎乎字  
是  
國元作國史作  
國魯本亦作國

未數句結得  
矯健

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  
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  
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  
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  
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  
聽於張儀。

惋猶恨也。集韻彌止也。通作弭。橫度  
為廣。直為從。不尚尚也。言無所喪

講當從媾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  
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

便求得親熱

巧措

引二事俱佳

又知姚本作  
不知

爭元作諍

西語有色

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  
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  
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  
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

更巧連其親熱之機。便混作一家。其說便易入。

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  
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  
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

甚。緊。甚。巧。

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  
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

戰國策 秦

計聽下可剛  
事未形而揣  
之如射覆未  
知而迎之如  
逆客

此與前章並住  
得老

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  
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  
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  
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  
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矯健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  
本末者難惑

思思吳又知劉辰翁云猶安知也注家說有為  
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知之吳吟吳人呻吟  
為王吳吟言不忘秦也必敗必有一敗覆謂  
反覆逆謂逆料一二言反覆計之悖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

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  
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  
無秦矣

武王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  
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  
於魏不敢反於秦矣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

蓋張儀時將相魏故欲假秦兵以救之魏不反  
秦兵謂敗而死傷多也張子不反秦謂懼秦以  
喪兵誅之也不敢反於秦懼秦疑其厚魏也劉  
辰翁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

簡峭

儀不去秦茂必  
不重於秦儀不  
得罪於秦必不  
終去秦乃假魏  
以鋼傷而固已  
寵且取名高計  
亦秘矣



誼高茂之忠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殘猶害。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也。請相於秦。請於秦使相之。

請當是謂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

今元作本。即作則傷本。亦可通。當憂一作多。憂。一本王割漢中以為和楚。姚注一無為字。此作以楚和殺舛也。

章首元無為字。曾錢本為魏下有文字。

疑張儀時相。韓

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宣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蠹。木中蟲。言有漢中。乃國之害也。不處。言非其所。固當憂乎。言不然也。自有漢至傷本。疑有殺舛。當云種樹不處。則傷本。家有不宣之財者。人必害之。今元作本也。

為魏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母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

臣請下十六字  
嫌云一本無

末段文執甚  
妙

此也字大有  
姿態

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所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魏冉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時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東山東。辛疑韓人。張張儀。母澤。疑齊人。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臣戰與楚戰也。主木主。軍行載之。禱且告焉。契言以國為約。以與

王約之王。魏王也。領項也。言有敗者。請持其領以誅之。有患。患楚與秦合也。事征伐也。臣辛張陽。主韓魏齊也。此三人之辭。非說冉者。故名冉。今公以下。乃說者之辭也。公謂冉。東東之楚也。因與楚好言也。禹善謨。今儀言楚依冉。而冉果與楚合。是儀之謀。作於禹矣。三國是儀之說。必欲敗冉。合楚之事矣。反公國。謂秦也。德楚。但施恩惠而不之楚也。觀薛公之為公。觀其於冉。何如也。號。宣言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宣言之。所以信於三國。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為之請而得。則儀重冉。而冉亦自重矣。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

曰字補



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扁鵲字越人。家於盧。號盧醫。石針曰砭。所以刺病。按扁鵲趙簡子同時。簡子在晉昭頃定公時。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赧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蒯法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

一本行千里

衍為字姚云  
錢劉本無

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陪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奔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

衍史並作龔新  
序作公孫子謂  
皆秦諸公子  
譬喻是古人文  
章一大機括始  
於元后股肱之  
歌溢於舟楫鹽  
梅之命波瀾於

詩之比體下至  
孟荀莊列文章  
奇特處亦多是  
譬喻而此策尤  
其善用者也

戰國策

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  
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  
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  
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不若曾  
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sup>帝</sup>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  
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  
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  
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

只一句簡妙

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  
拔宜陽。

大事記云：向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諉之。茂欲  
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故  
曰：事成盡以為子功也。積之二縣財賦歸之也。  
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後。朋後字近。故  
誤。史並作侈。族，姓  
也。杼，機之持緯者。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  
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楚懽而不進，韓  
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  
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

戰國策 秦



曰王遂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王

懼使楚悅也亡臣詐為逐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

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

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

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

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

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有尉軍尉不論兵言不以兵法治士餌以鈞喻也挫摧也戰功曰伐

一本作無茂是蓋字誤

一本鼓之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

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而外與韓朋為怨今

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

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

盡怨之深矣

無事不得事權也秦衆盡謂死傷多二人持之使茂久攻故怨之深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

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

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

其御也

御猶制也。楚之與韓。聲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元在韓策。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佺。印作市。注亦異。豈別本有之。而鮑又重見於此乎。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並作公孫顯。又有公孫顯。公孫郝。公孫赫。大事記謂郝顯。與赫衍在音為一人。其事亦多與衍類。今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

一本其健者。來使無者。字程史載。遼使來辯士也。朝廷擇館伴者。以質訥往用。是策也。

人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

健言其強辯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托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

曰告人是矣。必不告已。吳師道云。告已不如告



入機更溪險  
之字補

之

間請間之間。暇隙也。因暇與語。將置相也。道而聞之。聞之於道也。韓非子作道穴。云秦王欲相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樗里疾道穴聽之矣。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誅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魏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誅元作怵策誅  
怵通

疊魏字補

平鋪亦微有  
華然未甚精

誅誘也。若怵則驚耳。制謂主之。楚必曰必以鬻魏之言告魏也。鬻賣也。如賣友云。言始約而終背之。必說絕句。於是魏楚當割地與秦。時地未入。故言寄。許相卿曰。寄云者。名為楚魏。地實為秦有。若寄附然。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

一本唯始與  
終何以知其  
然

戰國策 秦

為元作與

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擁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

此下緊切有味

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



主約主天下之要約。廣德大施恩惠也。不恤楚交。言不以楚交為意。梁君惠王也。拘猶制也。雍擁同。言據有之。尾終也。即上文能終之說。依據也。權言能輕重四國。鑠以銷金喻。

悍人也中期為句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昭襄王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

亦是辭命然  
消幸却於  
率處見態

抒情懇惻

語亦簡峭

策茂之必不返  
故使秦重贄厚  
祿以迎茂而重  
之於齊策齊之  
不得不留茂又  
劫之以去齊而  
重茂

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殺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

錢本作以相印  
迎之  
蘇子元作蘇秦  
姚云一作代  
偽為二字疑是  
為謂蓋上卿之  
事誠有何得言  
偽為一作謂一  
作偽為齊閔王

羊元作辛下  
同

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羊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

之於周乎？楚必便之矣。是羊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獻則楚人。公孫消秦人。太后宣太后也。后同父弟羊戎為華陽君。凡羊皆楚人。羊戎雖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資之，必為楚用，故楚便之。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

免元作勉，策免  
勉通  
他元作池，下同  
此書多作他

快然

縱逸有天然  
之味



甚趣描情酷  
似而辭譎宕

戰國策

下三國字補

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  
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  
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  
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緩之不自言池之兩悔  
言皆箝其主之術也

質隋有態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  
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  
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

操一作採

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  
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  
重君以取晉齊與晉敝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  
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破齊定  
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  
矣

收猶取也禮時相齊故親禮所以取齊并相之  
相齊及秦也讎君齊讎冉也欲得陶故敝邑謂  
薛也文以此十三年奔薛晉謂魏也文親魏而  
重冉故欲取晉必重冉也齊與晉敝邑而不能  
支秦云者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破畏魏  
且取薛予魏魏雖得薛而不能敵秦也

戰國策

秦

冷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

若一作若

姚本之時也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

慮封謀所以定其封也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冉之封不定除解免也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為奉陽君

定封

語氣俱生

疊秦字補

焉一作與無齊

字疊韓魏二字

補姚本齊秦交

爭韓魏東聽自通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不能與齊懸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懸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懸衡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懸衡輕重等也積節劉辰翁云積往來之節也東聽謂聽齊權懸宋衛較其輕重也阿齊之阿



邑。甄屬濟陰。此言二國如齊邑爾。越有三。皆屬楚。隸徒隸。賤稱。此言楚之強也。支言細散取之。薄猶迫也。鄭屬長安。在秦漢之間。

臯姚本作畢

五國罷成臯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成陽君韓人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恐成陽害其事故為之言翕猶收也言收之晚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故為失韓魏之道也

秦取至秦雖元脫簡姚本章首有此六十六字

自是隋動

云元作去

一本以下有告字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秦愈不敢出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

姚氏云大曹  
作勝高注作  
大勝

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有功。

三國齊韓魏也。此策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秦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遣使之楚。告以舍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耳。藍田秦近邑也。尚可得。而况楚地。謂秦且以漢中予楚矣。出秦兵。出兵敵三國也。其謀自楚耳。故云楚與三國謀出秦兵也。秦為知以下。又一說也。走秦以急趨秦。告急也。秦畏三國。故愈不敢出。

簡明句

珉元作珉字  
書無之  
一本欲以齊  
秦劫魏而困  
薛公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韓春謂秦王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已。珉欲以齊秦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珉與佐也。

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秦之縣也者。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也。珉。珉策字通。恐即韓珉也。爭魏權。故欲以齊秦而困薛公也。佐。負芻庶兄也。定。定其立。因。因二人可以劫魏。困薛也。復。友齊女也。齊女德秦。而齊其父母國。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

和。與趙和秦也。從公。從冉而和也。不能窮冉。故從冉。然先和則冉重。今不勝而和。故輕。毋多。謂專志於和。無他務也。疾到。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也。

語不可曉有  
闕誤  
姚云到恐封



此策圖旋奇  
勁極辯士之  
才

語孰猶近左  
氏

齊趙合則秦斤  
故聲言益甲以  
恐齊而携趙然  
非秦人之情也  
故蘇子設五不  
可以探秦而堅  
趙之和

者之元作之  
若

氣動而語淨

雖分作五節  
氣却是一串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  
於趙而以順子為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  
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秦  
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  
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  
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  
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  
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  
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

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  
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  
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  
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  
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  
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  
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  
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  
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

圖轉如珠

轉執甚挺發  
即帶作枚甚  
得機

亦只是口頭  
語而動情之  
詞可識

戰國策

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  
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  
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  
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故邑之王曰  
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矣

順子齊公子不義趙以齊倍之為不義也告告  
以伐齊也頓下也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  
則齊為二  
國出兵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

姚本率以朝

姚本時至而  
弗失

語稍寬

詩云姚本作  
書云

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  
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  
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  
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弗失舜雖  
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  
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  
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  
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  
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

戰國策

秦

三



元作以非  
以非亦自通

齊秦合之秦  
元作趙

攻元作借

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也為鄰恤言  
攻齊不成則陶且有為鄰國得之之憂矣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

此自是有名  
大蒿絕奇防  
而流暢

起得明與

辭氣雍容不  
迫

武元作莊

劉伯莊云橋音  
矯史作盛橋  
已元作以已通

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

肆筆成文隋語亦錯出

社姚本作社是

甲元作申無休

字今從史

恒元作恒

丘元作兵

濮磨新序正作

濮歷

波瀾闊而整

悼史作殫是盡也

高注肥猶厚地

猶道則此誠字

元作地也

恃元作材史作

仗

一元作壹史作乘新序同

平雅

分兩段作波瀾

沒元作沒劉本作沒

再翻作一轉倒應

重說

醒露本意冷語宛轉

戰國策

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  
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  
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  
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  
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  
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  
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  
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  
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

之疆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  
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  
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  
知于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  
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  
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  
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  
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

戰國策 秦



史作強韓魏  
新序同考下  
文宜有韓字

姚本之怨矣無  
焉夫字  
百世史作將十  
世高注百一作  
累  
語不甚工然  
却有色  
可怨可恨不  
待語終

語益奇不竭

發問作一難

論得精

諸本無王若不  
十一字

一本隨陽右壤  
疊一句新序同

應字平聲亦  
可通

兵字補

疆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  
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  
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  
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  
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  
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  
廟隳，刳腹拆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  
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

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  
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  
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  
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  
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  
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  
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  
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錕、胡陵、碭、蕭、相

戰國策

秦

三四



劉本以上無

於字楚史新

當時齊最大

又提出作一

折最有輕重

深中事機不

覺傾聽

下吏元作不吏

此下文勢更

險動

戰國策

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而注地於楚訕猶反也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

萬字補成元作  
戊史作成新序  
作伐  
史上蔡上有而  
字新序同則以  
嬰城句  
以韓魏齊又  
作三層  
注地於秦之秦  
元作齊  
經元作任一作  
注疊齊楚二字  
從史補新序同  
持齊楚史作直  
搖齊楚新序同

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救拾步漸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致取物置之物上也垂邊陲淮南子文王祇德修政天下二垂歸之班固諸侯王表諸侯北境周匝三垂後漢馮衍云四垂之民肝膽塗地其義並同不接地不與通也要約也守事待事也

戰國策

秦

三五



入燕使燕入朝於秦也。出言割地也。雲翔散也。憚言可畏憚也。一毀魏氏之一。元作壹。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持守也。史作乘。從乘字義更明。狐濡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榆次。智伯葬處。沒。猶溺。易音亦。前之利。易後之患也。毀楚不能侵魏。故強魏。詩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中道在前後間。重世。猶再世也。狐祥。狐之為妖者。史狐傷是。新序作潢洋。四國。齊趙韓魏也。應言以兵從。蓋躡秦也。相以上七邑。皆故宋地。而并於楚者。校較同。直也。言與之敵也。葆保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注猶注瀉之注。誦令韓魏屈命令於韓魏也。危動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劫也。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姦而不能令

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母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新城君羊戎也魏昭策白珪語同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纏牽長也

不釋塞似是博塞不較耳

三股曰薇兩股曰纏

不着事情以  
以空語見奇

正史作政字通  
史記本傳尤  
勝

雖此書只是求  
見尚未深言秦  
國之事即王稽  
所謂不可以書  
傳者也然穰侯  
謂諸侯客子無  
益昭王亦厭天  
下辯士無所信  
則此固所以陰  
破其見耳  
人主姚作庸主

陰語正是弊  
動

姚本反覆於  
前王

此下是腹此  
是破秦王厭  
辯士意  
有華

有委

全以嘗疑誘  
秦王  
至語句是理  
根

駕馬在車下負軛也。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  
轅。兩驂在旁。見太叔於田。言馬言服。馬豈驂邪。  
釋塞言障之於下

起虛緩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  
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  
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  
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  
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  
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椹質。要不  
陰語工絕  
略點意  
陰林

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  
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  
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  
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  
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  
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  
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  
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

我因後 秦



此變紐勢正  
應前疑以獨  
不二意

闔合同史作察  
索隱引作關  
七元作已錢本  
作七史同

一本稽下無說  
字史同

一本謂范雎

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

榘斫木鎖也質鎖同鐵榘也後無反覆於前言薦任者得人無有前後反覆獨不可重之耶凋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耳因謝王稽說蓋且謝且說謝其得人而說其欲見之意也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

一本變色上有  
灑然二字  
寫得有生色

陽為不敢言以  
盡其言

此文應係宿  
構

文氣縱逸之  
甚更讀不佳

姚本無南字

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巴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

先以交疏言  
深之利喚起  
下却迷己之  
難深言意  
甚有頓挫

便打動王心  
事

真是奇肆

二大比不甚  
鍊而奇氣溢  
出

疊五死字句  
磊落險快

姚本作秦

漆身二字衍

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  
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  
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  
願陳者皆臣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  
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  
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  
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  
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  
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

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  
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  
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  
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  
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霸使臣  
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  
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  
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  
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

我國策 秦



一本因是以  
印一作卿

不百字而六  
先生字五寡  
人字二先王  
字疊出自先  
一泓清勁文  
字

王不覺自露  
其心

諸本無左關  
阪三字

姚本施作馳  
驚作蹇

史閣下有開  
字李善引同

史所謂未敢  
言內先言外  
以觀秦王之  
俯仰是矣

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  
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  
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  
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  
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  
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  
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  
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  
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

魏收一句

而言才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  
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  
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  
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鶩兔也霸王之  
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  
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  
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  
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

關口道破



一本大字作不字一作失

緊切無閒語有越伏有頃挫煞是雄勁

齊遠攻害

一句得秦取天下要領

元作山中

馮元作則趙近攻利

得肯綮

儘賢展轉

欲攻韓魏而故親之韓魏親則楚趙齊親三國親秦而韓魏孤然後攻之險哉微首尾清功是鍊意鍊格之文字句亦未嘗不鍊但以質態見隋鎔鍛之力未盡不無有可增損者耳姚本莫大於韓下有王不如收韓一句

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大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

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



疊韓字補

宜一作榮

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比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義渠之事蓋修李帛之怨也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王於甘泉蹠長跪也蒲服匍匐同恩溷同亂也一云濁貌韓盧俊犬名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則大義矣云者言王之計大義如此也與國謂韓魏辟拓地也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罷疲同在野曰露可虛可使爲丘墟也親魏也者豈誠愛魏哉孤韓黨耳曰秦韓之地形以下

唯復說也

